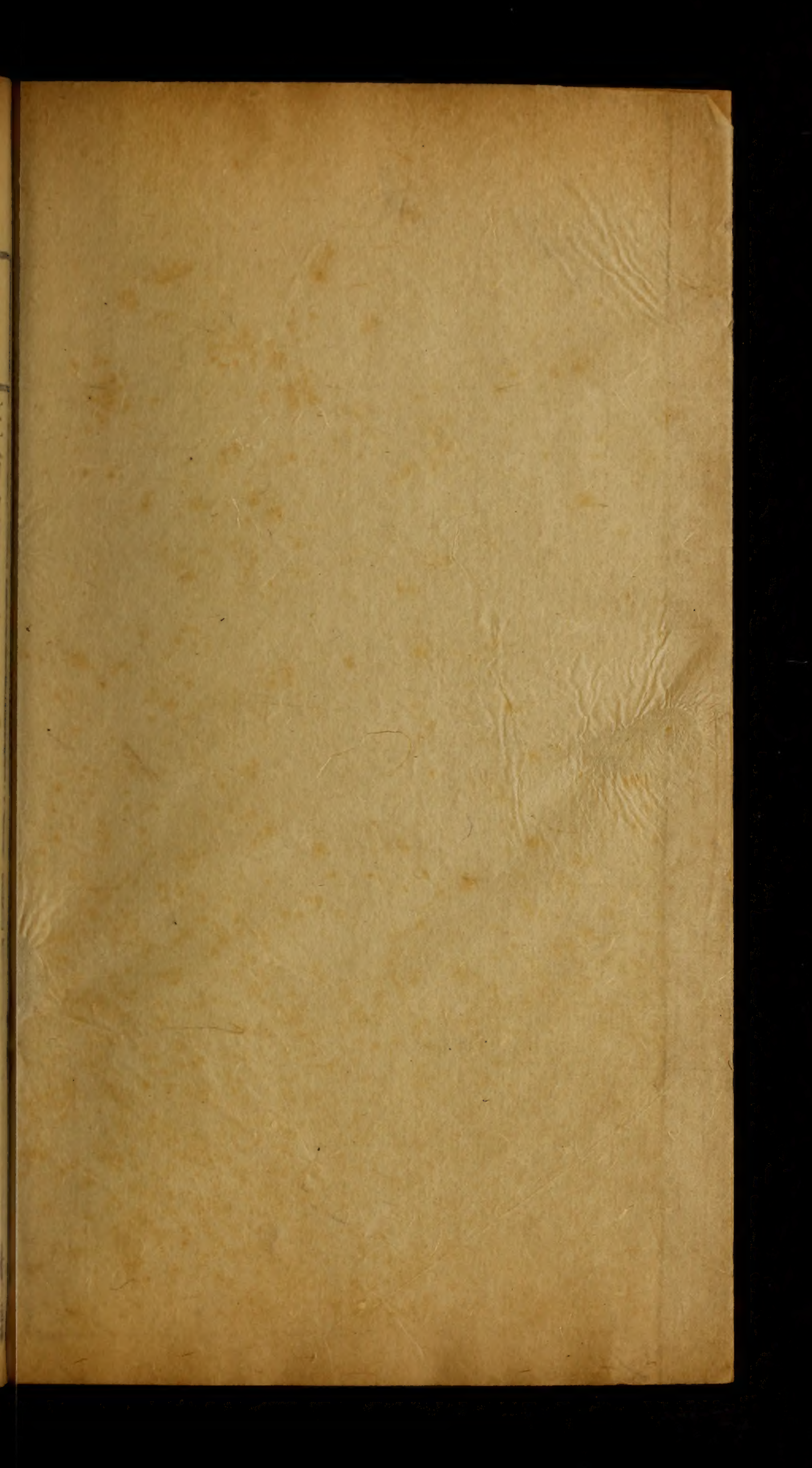


聲容部

歌舞

笠翁偶集卷之三

湖上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　將舒莊南　仝訂

聲容部

選姿第一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爲是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強之使無耳人有美婦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

笠翁偶集卷之三

湖上李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將華莊南　仝訂

聲容部

選姿第一

食色性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之大賢擇言而發，其所以不拂人情，而數爲是論者，以性所原有，不能强之使無耳。人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謂拂人之性；好之不惟

損德且以殺身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還吾性中所有聖人復起亦得我心之同然非失德也孔子云素富貴行乎富貴人處得爲之地不買一二姬妾自娛是素富貴而行乎貧賤矣王道本乎人情焉用此矯淸矯僞者爲哉但有獅吼在堂則應借此藏拙不則好之實所以惡之憐之適足以殺之不得以紅顏薄命藉口而爲代天行罰之忍人也予一介寒生終身落魄非止國色難覩天香未

遇郎強顏陋質之婦能見幾人而敢謬次音
答後談歌舞貽笑于眠花藉柳之人哉然而
緣雖不偶興則頗佳事雖未經理實易譜想
當然之妙境較身醉溫柔鄉者倍覺有情如
其不信但以往事驗之楚襄于人主也六宮
鄒姬充塞內庭握雨攜雲何事不有而千古
以下不聞傳其實事止有陽臺一夢膾炙人
口陽臺今落何處神女家在何方朝為行雲
暮為行雨畢竟是何情狀豈有踪跡可考實

事可謾陳乎皆幻境也幻境之妙十倍于眞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于眞之事譜而爲法未有不入閑情三昧者凡讀是書之人欲考所學之從來則請以楚國陽臺之事對

肌膚

婦人嫵媚多端畢竟以色爲主詩不云乎素以爲絢兮素者白也婦人本質惟白最難常有眉目口齒般般入畫而缺陷獨在肌膚者蓋造物生人之巧反不同于染匠未施漂練之力而遽加文采之工乎曰非

尉彬若云此等妙論不知何處得來予向在都門人訊南方有異人否予以笠翁對又訊有怪物否予亦以笠翁對試讀此書即知予言不謬

然白難而色易也曷言乎難是物之生皆視根本根本何色枝葉亦作何色人之根本維何精也血也精色帶白血則紅而紫矣多受父精而成胎者其人之生也必白父精母血交聚成胎或血多而精少者其人之生必在黑白之間若其血色淺紅結而爲胎雖在黑白之間及其生也豢以美食處以曲房猶可日趨于淡以腳地未盡緇也有幼時不白長而始白者此類是也至其血色深紫結而成胎則其根本已緇全無腳地可漂及其生也即服以水晶雲母居以玉

殿瓊樓亦難望其變深爲淺但能守舊不遷不致愈老愈黑亦云幸矣有富貴之家生而不白至長至老亦若是者此類是也知此則知選材之法當如染匠之受衣有以白衣使漂者受之易爲力也有以白衣稍垢而使漂者亦受之雖難爲力其力猶可施也若以既染深色之衣使之剝去他色漂而爲白則雖什伯其工價必辭之不受以人力雖巧難掬天工不能强旣有者而使之無也婦人之白者易相黑者亦易相惟在黑白之間者相之不易有三法焉面黑于身

余淡心云
此種議論
幾于石破

者易白身黑于面者難白肌膚之黑而嫩者易白黑而麄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易白黑而緊且實者難白面黑于身者以面在外而身在內在外則有風吹日晒其漸白也為難身在衣中較面稍白則其由深而淺業有明徵使面亦同身蔽之有物其驗亦若是矣故易白身黑于面者反此故不易白肌膚之細而嫩者如綾羅紗絹其體光滑故受色易退色亦易稍受風吹略經日照則深者淺而濃者淡矣麄則如布如毯其受色之難十倍于綾羅紗絹至欲退之其

天藏溪翁 其母義備 綠而日潤 淤海者也

工又不止十倍肌膚之理亦若是也故知嫩者易白而麄者難白皮肉之黑而寬者猶紬緞之未經熨靴與履之未經楦者因其皺而未直故淺者似深淡者似濃一經熨楦之後則紋理陡變非復曩時色相矣肌膚之寬者以其血肉未足猶待長養亦猶待楦之靴履未經燙熨之綾羅紗絹此際若此則其血肉充滿之後必不若此故知寬者易白緊而實者難白相肌之法備乎此矣若是則白者嫩者寬者爲人爭取其黑而麄緊而實者遂成棄物乎曰不然薄命盡出

[illegible]寶錄

紅顏厚福偏歸陋質此等非他皆素封伉儷之材誥命夫人之料也

眉眼

面爲一身之主目又爲一面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盡知之相面必先相目人亦盡知而未必盡窮其祕吾謂相人之法必先相心心得而後觀其形體形體維何眉髮口齒耳鼻手足之類是也心在腹中何由得見曰有目在無憂也察心之邪正莫妙于觀眸子子輿氏箴之于書業開風鑑之祖予無事贅陳其說

但言情性之剛柔心思之愚慧四者非他即異日司花執爨之分途而獅吼堂與溫柔鄉接壤之地也目細而長者秉性必柔目麄而大者居心必悍目善動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聰慧目常定而白多黑少或白少黑多者必近愚蒙然初相之時善轉者亦未能遽轉不定者亦有時而定何以試之曰有法在無憂也其法維何一曰以靜待動一曰以卑矚高目隨身轉未有動蕩其身而能膠柱其目者使之乍往乍來多行數武而我迴環其目以覘之則秋波不轉而自轉

此一法也婦人避羞目必下視我若居高臨卑則彼下而又下永無見目之時矣必當處之高位或立臺坡之上或居樓閣之前而我故降其軀以矚之則彼下無可下勢必環轉其睛以避我雖云善動者動不善動者亦動而勉強自然之中即有貴賤妍媸之別此又一法也至于耳之大小鼻之高卑眉髮之淡濃唇齒之紅白無目者猶能按之以手豈有識者不能鑒之以形無俟曉曉徒滋繁瀆

眉之秀與不秀亦復闗係性情當與眼目同視然眉

眼二物其勢往往相因眼細者眉必長眉麁者眼必巨此大較也然亦有不盡相合者如長短麁細之間未能一一盡善則當取長恕短要當視其可施人力與否張京兆工于畫眉則其夫人之雙黛必非濃淡得宜無可潤澤者短者可長則妙在用增麁者可細則妙在用減但有必不可少之一字而人多忽視之者其名曰曲必有天然之曲而後人力可施其巧眉若遠山眉如新月皆言曲之至也即不能酷肖遠山盡如新月亦須稍帶月形略存山意或彎其上而不

異凝紛來
賦手欲絶

彎其下或細其外而不細其中皆可自施人力最忌平空一抹有如太白經天又忌兩筆斜衝儼然倒書八字變遠山爲近瀑反新月爲長虹雖有善畫之張郎亦將畏難而却走非選姿者居心太刻以其爲溫柔鄉擇人非爲娘子軍擇將也

手足

相女子者有簡便訣云上看頭下看腳似二語可概通身矣予怪其最要一着全未提起兩手十指爲一生巧拙之關百歲榮枯所係相女者首重在此何以

略而去之且無論手嫩者必聰指尖者多慧臂豐而腕厚者必享珠圍翠繞之榮即以現在所需而論之手以揮絃使其指節纍纍幾類彎弓之決拾手以品簫如其臂形攘攘幾同伐竹之斧斤抱枕攜衾觀之興索捧卮進酒受者眉攢亦太失開門見山之初着矣故相手一節為觀人要着尋花問柳者不可不知然此道亦難言之矣選人選足每多窄窄金蓮觀手覓人絕少纖纖玉指是最易者足而最難者手十百之中不能一二覯也須知立法不可不嚴至于行法

此則不如素足女矣

則不奢不恕但于或嫩或柔或尖或細之中取其一得即可寬恕其他矣至于選足一事如但求窄小則可一目了然倘欲由粗以及精盡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則又比手更難皆不可求而可遇者也其累維何因脚小而難行動必扶牆靠壁此累之在已者也因脚小而致穢令人掩鼻攢眉此累之在人者也其用維何瘦欲無形越看越生憐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無骨愈親愈耐撫摩此用之在夜者也昔有人謂予曰宜興周相國以

千金購一麗人名爲抱小姐因其脚小之至寸步難移每行必須人抱是以得名予曰果若是則一泥塑美人而已矣數錢可買奚事千金造物生人以足欲其行也昔形容女子娉婷者非曰步步生金蓮卽曰行行如玉立皆謂其脚小能行又復行而入畫是以可珍可寶如其小而不行則與刖足者何異此小脚之累之不可有也予徧遊四方見足之最小而無累與最小而得用者莫過于秦之蘭州晉之大同蘭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猶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飛

男子有特追之不及然去其凌波小襪而撫摩之皆覺剛柔相半即有柔若無骨者然偶見則易頻遇為難至大同名妓則强半皆若是也與之同榻者撫及金蓮令人不忍釋手覺倚翠偎紅之樂未有過于此者向在都門以此語人人多不信一日席間攜二妓一晉一燕皆無麗色而足則甚小予謂不信者即而驗之果覺晉勝于燕大有剛柔之別座客無不翻然而罰不信者以金谷酒數此言小脚之用之不可無也噫豈其娶妻必齊之姜就地取材但不失立言之

大意而已矣

驗足之法無他只在多行幾步觀其難行易動察其勉強自然則思過半矣直則易動曲即難行正則自然歪即勉強直而正者非止美觀便走亦少費氣大約費氣之生皆強勉造作之所致也

態度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維何媚態是已世人不知以為美色烏知顏色雖美是一物也烏足移人加之以態則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即是尤物即可移人則

余澹心云千古蒼茫美人畫莫過陳思王洛神一賦輕雲蔽月流風迴雪

今蘇絹假之美女畫上之嬌娥其顏色較之生人豈止十倍何以不見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鬱病耶是知媚態二字必不可少媚態之在人身猶火之有焰燈之有光珠貝金銀之有寶色是無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是以名爲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說之事也凡女子一見即令人思思而不能自已遂至舍命以圖與生爲難者皆怪物也皆不可解說之事也吾于態之一字服天地生人之巧鬼神體物之工使以我作天地鬼神形

猶未形容到此等論眞尤物哉

體吾能識之知識我能予之至于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之態度我實不能變之化之使其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也態之為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艷者愈艷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無情之事變為有情使人暗受籠絡而不覺者女子一有媚態三四分姿色便可抵過六七分試以六七分姿色而無媚態之婦人與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則人止愛三四分而不愛六七分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一倍當兩倍也試以二三分姿色而無媚態

之婦人與全無姿色而止有媚態之婦人同立一處或與人各交數言則人止爲媚態所惑而不爲美色所惑是態度之于顏色猶不止于以少勝多且能以無而敵有也今之女子每有狀貌姿容一無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從者皆態之一字之爲祟也是知選貌選姿總不如選態一着之爲要態自天生非可强造强造之態不能飾美止能愈增其陋同一顰也出于西施則可愛出于東施則可憎者天生强造之別也相面相肌相眉相眼之法皆可言

傳獨相態一事則予心能知之口實不能言之口之所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噫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欲言不得其爲物也何如其爲事也何如豈非天地之間一大怪物而從古及今一件解說不來之事乎

詰予者曰既爲態度立言又不指人以法終覺首鼠盍亦舍精言麁略示相女者以意乎予曰不得已而爲言止有直書所見聊爲榜樣而已向在維揚代一貴人相妾靚糚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及命之擡頭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擡一人嬌羞靦覥强

之數四而後隱一人初不即露及強而後可先以眼光一瞬似乎看人而實非看人瞬畢復定而後隱俟人看畢復以眼光一瞬而後俯此即態也記曩時春遊遇雨避一亭中見無數女子妍媸不一皆踉蹌而至中一縞衣貧婦年三十許人皆趨入亭中彼獨徘徊簷下以中無隙地故也人皆抖擻衣衫慮其太濕彼獨聽其自然以簷下雨侵抖之無益徒現醜態故也及雨將止而告行彼獨遲疑稍後去不數武而雨復作仍趨入亭彼則先立亭中以逆料必轉先踞勝

地故也然億億雖僞中絕無驕人之色見後入者反立簷下衣衫之濕數倍于前而此婦代為振衣姿態百出竟若天集衆醜以形一人之媚者自觀者視之其初之不動似以鄭重而養態其後之故動似以徜徉而生態然彼豈能必天復雨先備其才以俟用乎其養也出之無心其生也亦非有意皆天機之自起自伏耳當其養態之時先有一種嬌羞無那之致現于身外令人生愛生憐不俟娉婷大露而後覺也斯二者皆婦人媚態之一班舉之以見大較噫以年三十

許之貧婦止爲姿態稍異遂使二八佳人與曳珠頂翠者皆出其下然則態之爲用豈淺鮮哉

人問聖賢神化之事皆可造詣而成豈婦人媚態獨不可學而至乎予曰學則可學教則不能人又問既不能教胡云可學予曰使無態之人與有態者同居朝夕薰陶或能爲其所化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鷹變成鳩形爲氣感是則可矣若欲耳提而面命之則一部廿一史當從何處說起還怕愈說愈增其木強奈何

修容第二

婦人惟仙姿國色無俟修容稍去天工者即不能免于人力矣然予謂修飾二字無論妍媸美惡均不可少俗云三分人材七分粧飾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然則有七分人材者可少三分粧飾乎即有十分人材者豈一分粧飾皆可不用乎曰不能也若是則修容之道不可不急講矣今世之講修容者非止窮工極巧幾能變鬼為神我即欲勉竭心神

創為新說其如人心至巧我法雖工非但小巫見大巫且如小巫之徒往教大巫之師其不遭噴飯而唾面者鮮矣然一時風氣所趨往往失之過當非始初立法之不佳一人求勝予一人一日務新予一日趨而過之致失其真之弊也楚王好細腰宮中皆餓死楚王好高髻宮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宮中皆全帛細腰非不可愛高髻大袖非不美觀然至餓死則人而鬼矣髻至一尺袖至全帛非但

元展成云不知者以爲嘲[illegible]月之[illegible]

不美觀有與魑魅魍魎無別矣此非好細腰好高髻大袖者之過乃自爲餓死自爲一尺自爲全帛者之過也亦非自爲餓死自爲一尺自爲全帛者之過無一人痛懲其失者爲章程謂止當如此不可太過不可不及使有遵守者之過也吾觀今日之修容大類楚宮之宋俗者爲章程非草野得爲之事但不經人提破使知不可愛而可憎聽其日趨日甚則在生而爲魑魅魍魎者已去死人不遠矣

外寫稜風易依之書哉

腰成一縷有餓而必死之勢哉予爲修容立說實具此段婆心凡爲西子者自當曲體人情萬毋遽發嬌嗔罪其唐突

盥櫛

盥面之法無他奇巧止是濯垢務盡面上亦無他垢所謂垢者油而已矣油有二種有自生之油有沾上之油自生之油從毛孔沁出肥人多而瘦人少似汗非汗者是也沾上之油從下而上者少從上而下者多以髮與膏沐勢不相離髮面交接之地勢難保其

不使況以手按髮按畢之後自上而下亦難保其不相挨擦挨擦所至之處即生油發亮之處也生油發亮手面似無大損殊不知一日之美惡係焉面之不白不勻即從此始從來上粉着色之地最怕有油有即不能上色倘于浴面初畢未經搽粉之時但有指大一痕爲油手所污迨加粉搽面之後則濃淡皆白而此處獨黑又且黑而有光此受病之在先者也既經搽粉之後而爲油手所污其黑而光也亦然以粉上加油但見油而不見粉也此受病之在後者也此

二者之爲患雖似大而實小以受病之處止在一隅不及滿面閨人盡有知之者面有全體受傷之患從古佳人暗受其害而不知者予請表而出之從來拭面之巾帕多不止于拭面擦臂抹胸隨其所至有膩即有油則巾帕之不潔也久矣即有好潔之人止以拭面不及其他然能保其上不及髮將至額角而遂止乎一沾膏沐即非無油少膩之物矣以此拭面非拭面也猶打磨細物之人故以油布擦光使其不沾他物也他物不沾粉獨沾乎凡有面不受粧越勻越

黑同一粉也一人搽之而白一人搽之而不白者職是故也以拭面之巾有異同非搽面之粉有善惡也故善勻面者必須先潔其巾拭面之巾止供拭面之用又須用過即浣勿使稍帶油痕此務本窮源之法也

善櫛不如善篦篦者櫛之兄也髮內無塵始得絲絲現相不則一片如氈求其界限而不得是帽也非髻也是退光黑漆之器非烏雲蟠繞之頭也故善蓄姬妾者當以百錢買梳千錢購篦篦精則髮精稍儉其

值則髮損頭痛不數下而止矣髮上之垢將使便用
梳而梳之爲物則越舊越精人惟求舊物惟求新古
語雖然非爲論梳而發求其舊而不得則富者用牙
貧者用角新木之梳即使根剔齒者皆油浸十日不
可用也。

古人呼髻爲蟠龍蟠龍者髻之本體非由妝飾而成
隨手綰成皆作蟠龍之勢可見古人之妝全用自然
毫無造作然龍乃善變之物髮無一定之形使其相
傳至今物而不化則龍非蟠龍乃死龍矣髮非佳人

精彩者只不顧點綴雖識古人之心是知所愛在千載以下洵不可少之人也

之髮乃死人之髮矣無怪今人善變變之誠是也但其變之之形只顧趨新不求合理只求變相不顧失真凡以彼物肖此物必取其當然者肖之必取其應有者肖之又必取其形色相類者肖之未有憑空捏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古人呼髮爲烏雲呼髻爲蟠龍者以二物生于天上宜乎在頂髮之繚繞似雲髮之蟠曲似龍而雲之色有烏雲龍之色有烏龍是色也相也情也理也事事相合是以得名非憑捏造任意爲之而不顧者也竊怪今之所謂牡丹頭荷花頭

不經說破誰識今人之謬是笠翁者六

缽盂頭種種新式，非不窮新極異，令人改觀，然于當然應有形色相類之義，則一無取焉。人之一身，手可生花，江淹之彩筆是也；舌可生花，如來之廣長是也；頭則未見其生花，生之自今日始。此言未然而然也。髮上雖有簪花之義，未有以頭爲花、以身爲蒂者；缽盂乃盛飯之器，未有倒貯活人之首而作覆盆之像者。此皆事所未聞，聞之自今日始。此言不應有而有也。羣花之色，萬紫千紅，獨不見其有黑。設立之婦人于此，有人呼之爲黑牡丹、黑蓮花、黑缽盂者，此婦

合以知必不可無之人也

必艷然而怒怒而繼之以罵矣以不喜呼名之怪物居然自肖其形豈非絕不可解之事乎吾謂美人所梳之髻不妨日異月新但須籌爲理之所有理之所有者其像多端然總莫妙于雲龍二物仍用其名而變更其實則古製新裁並行而不悖矣勿謂止此二物變來有限須知普天下之物取其千態萬狀越變而越不窮者無有過此二物者矣龍雖善變猶不過飛龍遊龍伏龍潛龍戲珠龍出海龍之數種至于雲之爲物頃刻數遷其位須臾屢易其形千變萬化出

雲髻雲鬢等字義得此益彰傳于古集直開生面笠翁識見人也

字猶爲有定之辭其實雲之變相千萬二字猶不足以限量之也若得聰明女子日日仰觀天象既肖雲而爲髮復肖髮而爲雲即一日一更其式猶不能盡其巧幻畢其離奇則未必朝朝變相乎若謂天高雲遠視不分明難于取法則令畫工繪出巧雲數朵以紙剪式襯于髮下俟櫛沐既成而後去之此簡便易行之法也雲上儘可着色或簪以時花或飾以珠翠幻作雲端五彩視之光怪陸離但須位置得宜使與雲體相合若其中應有此物者勿露時花珠翠之本

形則盡善矣肖龍之法如欲作飛龍游龍則先以已髮梳一光頭于下後以假髮製作龍形盤旋繚繞覆于其上務使離髮少許勿使相粘相貼始不失飛龍游龍之義相粘相貼則是潛龍伏龍矣懸空之法不過用鐵線一二條襯于不見之處其龍爪之向下者以髮作線縫于光髮之上則不動矣戲珠龍法以髮作小龍二條綴于兩旁尾向後而首向前前綴大珠一顆近于龍嘴名為二龍戲珠出海龍亦照前式但以假髮作波浪紋綴于龍身空隙之處皆易為之是

數法者皆以雲龍二物分體爲之是雲自雲而龍自龍也予又謂雲龍二物勢不宜分雲從龍風從虎周易業有成言是當合而用之同一用髡同一作假何不幻作雲龍二物使龍勿露全身雲亦勿作全朶忽而見龍忽而見雲令人無可測識是美人之頭盡有盤旋飛舞之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不幾兩擅其絕而爲陽臺神女之現身哉噫笠翁于此搜盡枯腸爲此髻者不可不加尸祝天年以後倘得爲神則將往來繡閣之中驗其所製果有裨于花容月貌否也

薰陶

名花美女氣味相同有國色者必有天香天香結自胞胎非由薰染佳人身上實實有此一種非飾美之詞也此種香氣亦有姿貌不甚嬌艷而能偶擅其奇者總之一有此種即是夭折摧殘之兆紅顏薄命未有捷于此者有國色而有天香與無國色而有天香皆是千中遇一其餘則薰染之力不可少也其力維何富貴之家則需花露花露者摘取花瓣入甑醖釀而成者也薔薇最上羣花次之然用不須多每于盥

浴之後挹取數匙入掌拭體拍面而勻之此香此味妙在似花非花是露非露有其芬芳而無其氣息是以為佳不似他種香氣或速或沉是蘭是桂一嗅即知者也其次則用香皂浴身香茶沁口皆是閨中應有之事皂之為物亦有一種神奇人身偶染穢物或偶沾穢氣用此一擦則去盡無遺由此推之即以百和奇香拌入此中未有不與垢穢並除混入水中而不見者矣乃獨去穢而存香似有攻邪不攻正之別皂之佳者一浴之後香氣經日不散豈非天造地設

以供修容飾體之用者乎香皂以江南六合縣出者爲第一但價値稍昂又恐遠不能致多則浴體少則止以浴面亦權宜豐儉之策也至于香茶沁口費亦不多世人但知其貴不知每日所需不過指大一片重止毫釐裂成數塊每于飯後及臨睡時以少許潤舌則滿吻皆香多則味苦而反成藥氣矣凡此所言皆人所共知予特申明其說以見美人之香不可使之或無耳別有一種爲値更廉世人食而但甘其味嗅而不辨其香者請揭出言之菓中荔子雖出人間

實與交梨火棗無別其色國色其香天香乃菓中尤
物也予遊閩粵幸得飽啖而歸庶不虛生此口但恨
造物有私不令四方皆出陳不如鮮夫人而知之矣
殊不知荔之陳者香氣未嘗盡沒乃與橄欖同功其
好處都在回味時耳佳人就寢止啖一枚則口脂之
香可以竟夕多則甜而膩矣須擇道地者用之楓亭
是其選也人間沁口之香爲美人設乎爲伴美人者
設乎予曰伴者居多若論美人則五官四體皆爲人
設奚止口內之香

點染

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唐人妙句也
今世諱言脂粉動稱污人之物有滿面是粉而云粉
不上面徧唇皆脂而曰脂不沾唇者皆信唐詩太過
而欲以虢國夫人自居者也噫脂粉焉能污人人自
污耳人謂脂粉二物原爲中材而設美色可以不需
予曰不然惟美色可施脂粉其餘似可不設何也二
物頗帶世情大有趨炎附熱之態美者用之愈增其
美陋者加之更益其陋使以絕代佳人而微施粉澤

略染腥紅有不曾嬌羞媚者乎使以嬌顏自嬌而乎鉛其面粉藻其姿有不驚人駭衆者乎蓋其所以然之故則以白者可使再白黑者難使遽白黑上加之以白是欲故顯其黑而以白粉相形之也試以一墨一粉先分二處後合一處而觀之其分處之時黑自黑而白自白雖云各別其性未甚相讐也迨其合處遂覺黑不自安而白欲求去相形相礙難以一朝居者以天下之物相類者可使同居即不相類而相似者亦可使之同居至于非但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

反之物則斷斷勿使同居同居必爲難矣此言粉之不可混施也脂則不然面白者可用面黑者亦可用但脂粉二物其勢相依面上有粉而唇上塗脂則其色燦然可愛倘面無粉澤而止丹其唇非但紅色不顯且能使面上之黑色變而爲紫以紫之爲色非係天生乃紅黑二色合而成之者也黑一見紅若逢故物不求合而自合精光相射不覺紫氣東來使乘老子青牛竟有五色燦然之觀矣若是則脂粉二物竟與若輩無緣終身可不用矣何以世間女子人人不

舍。刻刻相需。而人亦未嘗以膩粉多施。積而不納者。曰不然。予所論者。乃面色最黑之人。所謂不相類不相似。而且相反者也。若介在黑白之間。則相類而相似矣。既相類而相似。有何不可同居。但須施之有法。使濃淡得宜。則二物爭效其靈矣。從來傳粉之面。止耐遠觀。難于近視。以其不能勻也。畫士着色用膠。始勻。無膠則研殺不合。人面非同紙絹。萬無用膠之理。此其所以不勻也。有法焉。請以一次分為二次。自淡而濃。由薄而厚。則可保無是患矣。請以他事喻之。礴

定眞成語發至此眞老于此道者書

匠以石灰粉壁必先上粗灰一次後上細灰一次先上不到之處後上者補之後上偶遺之處又有先上者襯之是以厚薄相均泯然無迹使以二次所上之灰併爲一次則非特拙匠難勻巧者亦不能徧及矣粉壁且然況粉面乎今以一次所傅之粉分爲二次傅之先傅一次俟其稍乾然後再傅第二次則濃者淡而淡者濃雖出無心自能巧合遠觀近視無不宜矣此法不但能勻且能變換肌膚使黑者漸白何也染匠之于布帛無不由淺而深其在深淺之間者則

非淺非深另有一色即如文字之有過文也如欲染紫必先使白變爲紅再使紅變爲紫紅即白紫之過文未有由白竟紫者也如欲染青必使白變爲藍再使藍變爲青藍即白青之過文未有由白竟青者也如婦人面容稍黑欲使竟變爲白其勢實難今以薄粉先勻一次是其面上之色已在黑白之間非若曩時之純黑矣再上一次是使淡白變爲深白非使純黑變爲全白也難易之勢不大相徑庭哉由此推之則二次可廣爲三深黑可同于淺人間世上無不可

用粉勻面之婦人矣。此理不待驗而始明。凡讀是編者。批閱至此。即知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為風雅功臣。亦可謂紅裙知己。初論面容黑白。未免立說過嚴。非過嚴也。使知受病實深。而後知德醫人果有起死回生之力也。舍此更有二說。皆淺乎此者。然亦不可不知。勻面必須勻項。否則前白後黑。有如戲塲之鬼臉。勻面必記掠眉。否則霜花覆眼。幾類春生之社婆。至于點脣之法。又與勻面相反。一點即成。始類櫻桃之體。若陸續增添。二三其手。即有長短寬窄之痕

是爲成串櫻桃非一粒也

治服第三

古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俗云三代爲宦着衣喫飯古人之詞不謬而合可見衣食二事之難也飲食載於他卷茲不具論請言被服一事寒賤之家自羞襤褸動以無錢置服爲詞謂一朝發蹟男可翩翩裘馬婦則楚楚衣裳孰知衣衫之附於人身亦猶人身之附於其地人與地習久始相安以

余澹心云。此所謂三家村婦。學宮粧院体態。得其髓者、非笠翁指誰為之道破。

極奢極美之服而驟加儉朴之軀則衣衫亦類生人常有不服水土之患寬者似窄短者疑長手欲出而袖使之藏項宜伸而領為之曲物不隨人指使遂如桎梏其身沐猴而冠為人指笑者非沐猴不可着冠以其着之不慣頭與冠不相稱也此猶麤淺之論未及精微衣以章身請斯其解章者著也非文采彰明之謂也身非形體之身乃智愚賢不肖之實備于躬猶富潤屋德潤身之身也同一衣

也○富者服之章其富○貧者服之蓋章其貧○貴者服之章其貴○賤者服之蓋章其賤○有德有行之賢者○與無品無才之不肖者其爲章身也亦然○設有一大富長者○于此衣百結之衣○履踵決之履○一種豐腴氣象自能躍出衣履之外○不問而知爲長者○是敝服垢衣亦能章人之富○況羅綺而文繡者乎○丐夫菜傭竊得美服而被焉○往往因之得禍○以服能章貧不必定爲短褐有時亦在長裾耳○富潤屋德潤

補大學釋義

身之解亦復如是富人所處之屋不必盡爲畫棟雕梁卽居茅舍數椽而過其門入其室者常見蓽門圭竇之間自有一種旺氣所謂潤也公卿將相之後子孫式微所居門第未嘗稍改而經其地者覺有冷氣侵人此家門枯槁之過潤之無其人也從來讀大學者未得其解釋以雕鏤粉藻之義果如其言則富人舍其舊居另覓新居而加以雕鏤粉藻則有德之人亦將棄其舊身另易新身而後謂

之心廣體胖乎甚矣讀書之難而章句訓詁之學非易事也予嘗以此論見之說部今復叙入閒情憶此等詮解豈好閒情作小說者所能道哉偶寄云爾

首飾

珠翠寶玉簪入髻髮之具也然增嬌益媚者以此損嬌掩媚者亦以此所謂增嬌益媚者或是面容欠白或是髮色帶黃有此等奇珍異寶覆于其上則光鮭四射能令肌髮改觀與玉蘊于山而山靈珠藏于澤

而澤媚同一理也若使肌白髮黑之佳人滿頭翡翠環鬢金珠但見金而不見人猶之花藏葉底月在雲中是儘可出頭露面之人而故作藏頭蓋面之事巨眼者見之猶能略迹求真謂其美麗當不止此使去粉飾而全露天真還不知如何嫵媚使遇皮相之流止談妝飾之離奇不及姿容之窈窕是以人飾翡翠寶玉非以珠翠寶玉飾人也故女子一生戴珠頂翠之事止可一月萬勿多時所謂一月者自作新婦于歸之日始至滿月卸妝之日止只此一月亦是無可

奈何父母置辦一事翁姑婚娶一次非此艷糚盛飾不足以慰其心過此以往則當去桎梏而謝羈囚終身不修苦行矣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則不可不求精善富貴之家無妨多設金玉犀貝之屬各存其製屢變其形或數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皆未嘗不可貧賤之家力不能辦金玉者寧用骨角勿用銅錫骨角耐觀製之佳者與犀貝無異銅錫非止不雅且能損髮簪珥之外所當飾鬢者則莫妙于時花數朵較之珠翠寶玉非止雅俗判然亦且生死迥

尤展成云歡字甚簡雅挼花打人未免殺風景矣

別清平調之首句云名花傾國兩相歡歡者喜也相歡者彼既喜我我亦喜彼之謂也國色乃人中之花名花乃花中之人二物可稱同調正當晨夕與共者也漢武云若得阿嬌貯之金屋吾謂金屋可以不設藥欄花榭則斷斷應有不可或無富貴之家如得麗人則當遍訪名花植于閨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自然合宜所謂兩相歡也寒素之家如得美婦屋旁稍有隙地亦當種樹栽花以備點

綴雲髮之用他事可儉此等獨不可儉婦人青春有幾男子遇色爲難儘有公侯將相富室大家或苦緣分之慳或病中宮之妒欲覩美色而畢世不能我何人斯而擁有此樂不得一二事娛悅其心不得一二物妝點其貌是爲暴殄天物猶傾精米潔飯于糞壤之中也即使赤貧之家卓錐無地欲藝時花而不能者亦嘗乞諸名園購之擔上即使日費幾文錢不過少飲一杯酒既悅婦人之心復娛男子之目便宜不亦多乎更有僉于此者近日吳門所製像生花窮精

極巧與樹頭摘下者無異純用通草每朵不過數文可備月餘之用絨絹所製者價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而時人所好偏在彼而不在此豈物不論美惡止論貴賤乎噫相士用人者亦復如是矣止于物

吳門所製之花花像生而葉不像生戶戶皆然殊不可解若去其假葉而以真者綴之則因葉真而花益真矣亦是一法

時花之色白爲上黃次之淡紅次之最忌大紅尤忌

木紅玫瑰花之最香者也而色太艷止宜壓在髻下暗受其香勿使花形全露全露則類村妝以村婦非紅不愛也

花中之茉莉舍插鬢之外一無所用可見天之生此原爲助妝而設妝可少乎珠蘭亦然珠蘭之妙十倍茉莉但不能處處皆有是一憾事

予前論髻欲人革去牡丹頭荷花頭鉢盂頭等怪形而以假髮作雲龍等式容有過之者謂吾儕立法當使天下去贗存眞奈何教人爲僞余曰生今之世行

古之道立言則善誰其從之不若因勢導利使之漸近自然婦人之首不能無飾自昔為然矣與其飾以珠翠寶玉不若飾之以髭髮雖云假原是婦人頭上之物以此為飾可謂還其固有又無窮奢極靡之慮費與崇尚時花鄙黷珠玉同一理也予豈不能為高世之論哉慮其無裨人情耳

簪之為色宜淺不宜深欲形其髮之黑也玉為上犀之近黃者蜜蠟之近白者次之金銀又次之瑪瑙琥珀皆所不取簪頭取象于物如龍頭鳳頭如意頭蘭

花頭之類是也但宜結實自然不宜玲瓏雕斵宜與髪相依附不得昂首而作跳躍之形蓋簪頭所以壓髪服貼爲佳懸空則謬矣

飾耳之環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銀一點此家常佩戴之物名曰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妝豔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過丁香之一倍二倍既當約小其形復宜精雅其制切忌爲古時絡索之樣時非元夕何須耳上懸燈若再飾以珠翠則爲福建之珠燈丹陽之料絲燈矣其爲燈也猶可厭況爲耳上之環乎

衣衫

婦人之衣不貴精而貴潔不貴麗而貴雅不貴與家相稱而貴與貌相宜綺羅文繡之服被垢蒙塵反不若布服之鮮美所謂貴潔不貴精也紅紫深艷之色違時失尚反不若淺淡之合宜所謂貴雅不貴麗也貴人之婦宜披文采寒儉之家當衣縞素所謂與人相稱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試取鮮衣一襲令少婦數人先後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

面色與衣色有相稱不稱之别非衣有公私而昔
于其間也使貴人之婦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縞素
必欲去縞素而就文采不幾與面爲讎乎故曰不貴
與家相稱而貴與面相宜大約面色之最白最嫩與
體態之最輕盈者斯無往而不宜色之淺者顯其淡
色之深者愈顯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嬌衣之麤者愈
形其嬌此等即非國色亦去夷光王嬙不遠矣然當
世有幾人哉稍近中材者即當相體裁衣不得混施
色相矣相體裁衣之法變化多端不應膠柱而論然

世華入往 服留頭信 好吝聽賞 裳羽衣亦 棣不文繡 斗又云王 昭君閒服 更論爲學 如我村翁 娟閒閣中 偶一爲之 亦自嬋人

不得已而強言其畧則在務從其近而已面顏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淺其近黑者則不宜淺而獨宜深淺則愈彰其黑矣肌膚近膩者衣服可精可麄其近糙者則不宜精而獨宜麄精則愈形其糙矣然而貧賤之家求爲精與深而不能富貴之家欲爲麄與淺而不可則奈何曰不難布苧有精麄深淺之別綺羅文采亦有精麄深淺之別非謂布苧必麄而羅綺必精錦繡必深而縞素必淺也紬與緞之體質不光花紋突起者卽是精中之麄深中之淺布與苧之紗線緊

者溧染精工者即是靡中之精淺中之深凡予所言皆貴賤咸宜之事既不詳綉戶而略衡門亦不私貧家而遺富室蓋美女未嘗擇地而生佳人不能遴夫而嫁務使得是編者人人有裨則憐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邇來衣服之好尚有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憂者請並言之其大勝古昔可爲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諱故易之）記予兒時所見女子之

少者尚銀紅桃紅稍長者尚月白未幾而銀紅桃紅皆變大紅月白變藍再變則大紅變紫藍變石青迨鼎革以後則石青與紫皆罕見無論少長男婦皆衣青矣可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變之至善而無可復加者矣其遞變至此也並非有意而然不過人情好勝一家濃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覺遂趨到盡頭處耳然青之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數但就婦人所宜者而論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覺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

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覺甚老此其宜于貴者也貧賤者衣之是爲貧賤之本等富貴者衣之又覺脫去繁華之習但存雅素之風亦未嘗失其富貴之本來此其宜于分者也他色之衣極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膩之痕非染不能復着染之即成舊衣此色不然惟其極濃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覺惟其極深也凡淺乎此者皆納其污而不辭此又其宜于體而適于用者也貧家止此一衣無他美服相襯亦未嘗盡現底裏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艷

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則一縷欠精即彰其醜矣富貴之家凡有錦衣綉裳皆可服之于內風飄袂起五色燦然使一衣勝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窮其底蘊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此獨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裏衣之文越著有復古之美名無泥古之實害二八佳人如欲華美其制則青上灑線青上堆花較之他色更顯反覆求之衣色之妙未有過于此者後來即有所變亦皆舉一廢百不能事事盡宜此予所謂大勝古昔可為一

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爲人心世道之憂者則零拼碎補之服俗名呼爲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縫古人非好爲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長短之不同不能像體而織是必製爲全帛剪碎而後成之即此一條兩條之縫亦是人身贅瘤萬萬不能去之故强存其迹贊神仙之美者必曰天衣無縫明言人間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條兩條廣爲數十百條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類人間世上然則愈趨愈下將胄何物而後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爲

凡成衣家此製最古自喜製斷者哈也一笑

之蓋由縫衣之奸匠明為裁剪暗作穿窬逐段竊取而藏之無由出脫創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厭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群然則而傚之毀成片者為零星小塊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縫碎裂者為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現出家之相風俗好尚之遷移常有關于氣數此制不昉于今而昉于崇禎末年予見而詫之嘗謂人曰衣衫無故易形殆有若或使之者六合以內得無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幾而闖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謂予言不幸偶中方今

聖人御世萬國來歸車書一統之朝此等制度自應潛革倘遇同心謂芻蕘之言不甚訛謬交相勸諭勿效前聲則予爲是言也亦猶雞鳴犬吠之聲不爲無補于盛治耳

雲肩以護衣領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須與衣同色近觀則有遠視若無斯爲得體即使難于一色亦須不甚相懸若衣色極深而雲肩極淺或衣色極淺而雲肩極深則是身首判然雖曰相連實同異處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謂雲肩之色不惟與衣相

間更須裏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則夾裏之色亦當用青外色是藍則夾裏之色亦當用藍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時時服貼稍遇風飄則夾裏向外有如颶吹殘葉風捲敗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現歷亂蕭條之象矣若使裏外一色則任其整齊顛倒總無是患然家常則已出外見人必須暗定以線勿使與服相離蓋動而色純總不如不動之爲愈也

婦人之粧隨家豐儉獨有價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無一曰半臂俗呼背褡者是也一曰束腰之帶俗呼

鸞縧者是也婦人之體宜窄不宜寬一着背褡則寬者窄而窄者愈顯其窄矣婦人之腰宜細不宜麄一束以帶則麄者細而細者倍覺其細矣背褡宜着于外人皆知之鸞縧宜束于內人多未諳帶藏衣內則雖有若無似腰肢本細非有物縮之使細也

裙製之精麄惟視折紋之多寡折多則行走自如無纏身礙足之患折少則往來局促有拘攣桎梏之形折多則湘紋易動無風亦似飄颻折少則膠柱難移有態亦同木強故衣服之料他或可省裙幅必不可

省古云裙拖八幅湘江水幅既有八則折紋之不少可知予謂八幅之裙宜于家常人前美觀尚須十幅蓋裙幅之增所費無幾況增其幅必減其絲惟細縠輕綃可以八幅十幅厚重則為滯物與幅減而折少者同矣即使稍增其值亦與他費不同婦人之異于男子全在下體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其所以為室者只在幾希之間耳掩藏秘器愛護家珍全在羅裙幾幅可不豐其料而美其制以貽采葑采菲者誚乎近日吳門所尚百襇裙可謂盡美予謂此裙宜配盛

服。又不宜于家常。惜物力也。較舊制稍增。較新制略減。人前十幅。家居八幅。則得豐儉之宜矣。吳門新式。又有所謂月華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備。猶皎月之現光華也。予獨怪而不取。人工物料。十倍常裙。暴殄天物。不待言矣。而又不甚美觀。蓋下體之服。宜淡不宜濃。宜純不宜雜。予嘗讀舊詩。見飄颺血色裙拖地。紅裙妒殺石榴花等句。頗笑前人之笨。若果如是。則亦艷妝村婦而已矣。烏足動雅人韻士之心哉。惟近製彈墨裙。頗饒別致。然猶未獲我心。嗣當別出新裁。

以正同調思而未製不敢輕以誤人也

鞋襪

男子所著之履。俗名為鞋。女子亦名為鞋。男子飾足之衣。俗名為襪。女子獨易其名而曰褶。其實褶即襪也。古云凌波小襪。其名最雅。不識後人何故易之。襪色尚白。尚淺紅。鞋色尚深紅。今復尚青。可謂制之盡美者矣。鞋用高底。使小者愈小。瘦者愈瘦。可謂制之盡美又盡善者矣。然足之大者。往往以此藏拙。埋沒作者一段初心。是止供醜婦效顰。非為佳人助力。

近有矯其弊者窄小金蓮皆用平底使與偽造者有別殊不知此制一設則人人向高底乞靈高底之爲物也遂成百世不祧之祀有之則大者亦小無之則小者亦大嘗有三寸無底之足與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處反覺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則指尖向下而禿者疑尖無底則玉筍朝天而尖者似禿故也吾謂高底不宜盡去祗在減損其料而已足之大者利于厚而不利于薄薄則本體現矣利于大而不利于小小則痛而不能行矣我以極薄極小

者形之則似鶴立雞羣不求異而自異世豈有高底如錢不扭捏而能行之大腳乎

古人取義命名纖毫不爽如前所云以蟠龍名髻烏雲名髮之類是也獨于婦人之足取義命名皆與實事相反何也足者形之最小者也蓮者花之最大者也而名婦人之足者必曰金蓮名最小之足者則曰三寸金蓮使婦人之足果如蓮瓣之為形則其闊而大也尚可言乎極小極窄之蓮瓣豈止三寸而已乎此金蓮之義之不可解也從來名婦人之鞋者必曰

鳳頭世人頭名思義遂以金銀製鳳綴于鞋尖以實之試思鳳之爲物止能小于大鵬方之衆鳥不幾洋洋乎大觀也哉以之名鞋譬曰贊美之詞實類譏諷之跡如曰鳳頭二字但肖其形鳳之頭小而身大是以得名然則衆鳥之頭儘有銳于鳳者何故不以命名而獨有取于鳳且鳳較他鳥其首獨昂婦人趾尖妙在低而能伏使如鳳凰之昂首其形尚可觀乎此鳳頭之義之不可解者也若是則古人之命名取義果何所見而云然豈終不可解乎曰有説焉婦人裹

足之制非由前古蓋後來添設之事也其命名之初婦人之足亦猶男子之足使其果如蓮瓣之稍尖鳳頭之稍銳亦可謂古之小脚無其制而能約小其形較之今人殆有過焉者矣吾謂鳳頭金蓮等字相傳已久其名未可遽易然止可呼其名萬勿肖其實如肖其實則極不美觀而爲前人所誤矣不寧惟是鳳爲羽蟲之長與龍比肩乃帝王飾衣飾器之物也以之飾足無乃大褻名器乎嘗見婦人繡襪每作龍鳳之形皆昧理僭分之大者不可不爲拈破近日女子

鞋頭不綴鳳而綴珠可稱善變珠出水底宜在凌波襪下且似粟之珠價不甚昂綴一粒于鞋尖滿足俱呈寶色使登歌舞之氍毹則為走盤之珠使作陽臺之雲雨則為掌上之珠然作始者見不及此亦猶衣色之變青不知其然而然所謂暗合道妙者也予友余子澹心向著鞋襪辨一篇考纏足之從來覈婦履之原製精而且確足與此說相發明附載于後

婦人鞋襪辨　余懷

古婦人之足與男子無異周禮有屨人掌王及后

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功屨命屨散屨可見男女之屨同一形製非如後世女子之弓彎細纖以小爲貴也考之纏足起于南唐李後主後主有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乃命作金蓮高六尺飾以珍寶綱帶纓絡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足屈上作新月狀着素襪行舞蓮中廻旋有凌雲之態由是人多效之此纏足所自始也唐以前未開此風故詞客詩人歌詠美人好女容態之殊麗顏色之天姣以

至面粧首飾衣褶裙裾之華鬟髩髮眉目唇齒腰肢手腕之婀娜秀潔無不津津乎其言之而無一語及足之纖小者即如古樂府之雙行纏云新羅綉白脛足趺如春妍曹子建云踐遠遊之文履李太白詩云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韓致光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杜牧之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漢雜事秘辛云足長八寸脛跗豐妍夫六寸八寸素白豐妍可見唐以前婦人之足無屑上作新月狀者也即東昏潘妃作金蓮花帖地令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金蓮花非謂足爲金蓮也崔豹古今注東晉有鳳頭重臺之履不專言婦人也宋元豐以前纏足者尚少自元至今將四百年矯揉造作亦泰甚矣古婦人皆着襪楊太真死之日馬嵬媼得錦靿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李太白詩云溪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襪一名膝褲宋高宗聞秦檜死喜曰今後免膝褲中插匕首矣則襪也膝褲也乃男女之通稱原無分別但古有底今無底耳古有底之襪不必着鞋皆可行地今無底之襪非着

笠翁曰服妖二字着服以此垂戒非示勸也

鞋則寸步不能行矣張平子云羅襪凌躡足容與曹子建云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李後主詞云剗襪下香階手提金縷鞋古今鞋襪之製其不同如此至于高底之製前古未聞于今獨絕吳下婦人有以異香爲底圍以精綾者有鑿花玲瓏囊以香麝行步霏霏印香在地者此則服妖宋元以來詩人所未及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賦香奩詠玉臺者

襪色與鞋色相反襪宜極淺鞋宜極深欲其相形而始露也今之女子襪皆尚白鞋用深紅深青可謂盡

制然家家若是亦忌雷同予欲更翻置色深其襪而淺其鞋則脚之小者更露蓋鞋之爲色不當與地色相同地色者泥土磚石之色是也泥土磚石其爲色也多深淺者立于其上則界限分明不爲地色所掩如地青而鞋亦青地綠而鞋亦綠則無所見其短長矣脚之大者則應反此宜覩地色以爲色則藏拙之法不獨使高底居功矣鄙見若此請以質之金屋主人轉詢阿嬌定其是否

習技第四

尤展成云其
天寔以德

女子無才便是德言雖近理却非無故而云然因聰明女子失節者多不若無才之爲貴葢前人憤激之詞與男子因官而得禍遂以讀書作宦爲畏途遺言戒子孫使之勿讀書勿作宦者等也此皆見噎廢食之說究竟書可竟棄仕可盡廢乎吾謂才德二字原不相妨有才之女未必人人敗行貪淫之婦何嘗歷歷知書但須爲之夫者旣有憐才之心兼有馭才之術耳至于姬妾婢媵又與正室不

才色為婦人三不朽笠翁以姬為妻以才色為談更為千論且可以入官之妙矣

同娶妻如買田庄非五穀不殖非桑麻不樹稍涉游觀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為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買姬妾如治園圃結子之花亦種不結子之花亦種成陰之樹亦栽不成陰之樹亦栽以其原為娛情而設所重在耳目則口腹有時而輕不能顧名兼顧實也使姬妾滿堂皆是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靜而彼諠所答非所問所應非所求是何異于入狐貍之穴舍宣淫而

余澹心云又足補本之論可續女誡然

尤展成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亦美人圖也繡鸞之鍼繡鳳之線

外。一無事事者乎故習技之道不可不與修容治服並講也技藝以翰墨為上絲竹次之歌舞又次之女工則其分內事不必道也然儘有專攻男技不屑女紅鄙織紝為賤役視鍼線如仇讎甚至三寸弓鞋不屑自製亦倩老嫗貧女為捉刀人者亦何借巧藏拙而失造物生人之初意哉予謂婦人職業畢竟以縫紉為主縫紉既熟徐及其他予談習技而不及女工者以描鸞刺鳳之事閨閣中人人

豈非閨中絕技

皆曉無俟予爲越俎之談其不及女工而仍鄭重其事不敢竟遺者慮開後世逐末之門置紡績蠶繅于不講也雖說閒情無傷大道是爲立言之初意爾

文藝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維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爲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戶蓋合

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為婦人女子道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為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則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不用矣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

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事能精一事自可愈精予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帳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工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麓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

婦人讀書習字所難只在入門入門之後其聰明必過于男子以男子念紛而婦人心一故也導之入門

貴在情竇未開之際開則志念稍分不似從前之專一然買姬置妾多在三五二八之年娶而不御使作蒙童求我者寧有幾人即必俟情竇未開是終身無可授之人矣惟在循循善誘勿阻其機扑作教刑一語非爲女徒而設也先令識字字識而後敎之以書

識字不貴多每日僅可數字取其筆畫最少眼前易見者訓之由易而難由少而多日積月累則一年半載以後不令讀書而自解尋章覓句矣乘其愛看之時急覓傳奇之有情節小說之無破綻者聽其翻閱

則書非書也不怒不威而引人登堂入室之明師也其故維何以傳奇小說所載之言盡是常談俗語婦人閱之若逢故物譬如一句之中共有十字此女已識者七未識者三順口念去自然不差是因已識之七字可悟未識之三字則此三字也者非我教之傳奇小說教之也由此而機鋒相觸自能曲喻旁通再得男子善爲開導使之由淺而深則其就論文較之登壇講藝其爲時雨之化難易奚止十倍哉十人之中拔其一二最聰慧者日與談詩使之漸通聲律但

有說話經解無重複蓄才之字者即作詩能文之料也蘇夫人說春夜月勝于秋夜月秋夜月令人慘淒春夜月令人和悅此非作詩隨口所說之話也東坡因其出口合律許以能詩傳爲佳話此即說話經解無重複蓄芽可以作詩之明驗也其餘女子未必人人若是但能書義稍通則在學諸般技藝皆是鑽鑰到手不憂阻隔之人矣

婦人讀書習字無論學成之後受益無窮即其初學之時先有裨于觀者只須案攤書本手捏柔毫坐于

綠牕翠箔之下便是一幅畫圖班姬續史之容謝庭詠雪之態不過如是何必睹其題詠較其工拙而後有閨秀同房之樂哉噫此等畫圖人間不少無奈身處其地者皆作尋常事物觀殊可惜耳

欲令女子學詩必先使之多讀多讀而能口不離詩以之作話則其詩意詩情自能隨機觸露而爲天籟自鳴矣至其聰明之所發思路之由開則全在所讀之詩之工拙選詩與讀者務在善迎其機然則選者維何曰在平易尖頴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學

尖頴者婦人之聰明大約在纖巧一路讀尖頴之詩如逢故我則喜而讀學所謂迎其機也所選之詩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漢魏晉之詩皆務勿與見見卽阻塞機鋒終身不敢學矣此予邊見高明者闊之勢必豁然一變然予才淺識陋僅足爲女子之師至高峻詞壇則生平未到無怪乎立論之卑也

女子之善歌者若通文義皆可教作詩餘蓋長短句法日日見于詞曲之中入者旣多出者自易教作詩

余澹心云此有章曲編者須頂禮參此笠翁

之功為尤捷也曲體最長每一套必須數曲非力贍者不能詩餘短而易竟如長相思浣溪紗如夢令蝶戀花之類每首不過一二十字作之可逞靈機但觀詩餘選本多閨秀女郎之作為其詞理易明口吻易肖故也然詩餘既熟即可由短而長擴為詞曲其勢亦易果能如是聽其自製自歌則是名士佳人合而為一千古來韻事韻人未有出于此者吾恐上界神仙自鄙其樂歲欲謫向人寰而就之矣此論前人未道實實創自笠翁有由此而得妙境者切勿忘其所

本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然學之須分緩急必不可已者先之其餘資性能兼不妨次第並舉不則一技擅長才女之名著矣琴列絲竹別有分門書則前說已備善教由人善習由已其工拙淺深不可強也畫乃閨中末技學不學聽之至手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于人已者非止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群居爭端易釀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

對坐。靜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兩不相下之勢。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笫之上矣。一涉手談。則諸想皆落度外。緩兵降火之法。莫善于此。但與婦人對壘。無事角勝爭雄。寧饒數子而輸彼一籌。則有喜無嗔。笑容可掬。若有心使敗。非止當下難堪。且阻後來奕興矣。纖指拈棋。躊躇不下。靜觀此態。儘勾消魂。必欲勝之。恐天地間無此忍人也。

雙陸投壺諸技。皆在可緩。骨牌賭勝。亦可消閒。且易

知易學似不可已

尤展成云彈琴對艾花春風吹簫影應讓相如獨步

絲竹

絲竹之音推琴爲首古樂相傳至今其已變而未盡變者獨此一種餘皆末世之音也婦人學此可以變化性情欲置温柔鄉不可無此陶鎔之具然此種聲音學之最難聽之亦最不易凡令姬妾學此者當先自問其能彈與否主人知音始可令琴瑟在御不則彈者鏗然聽者茫然强束官骸以俟其闋是非悅耳之音乃苦人之具也習之何爲凡人買姬置妾總爲

自娛已所悅者導之使習已所不悅戒令勿為是真能自娛者也嘗見富貴之人聽慣弋陽四平等腔極嫌崑調之冷然因世人雅重崑調强令歌童習之每聽一曲攢眉許久坐客亦代為苦難此皆不善自娛者也予謂人之性情各有所嗜亦各有所厭即使嗜之不當厭之不宜亦不妨自攻其謬自攻其謬則不謬矣予生平有三癖皆世人共好而我獨不好者一為菓中之橄欖一為饌中之海參一為衣中之繭紬此三物者人以食我我亦食之人以衣我我亦衣之

然未嘗自沽而食自鬻而衣因不知其精美之所在也諺云村人喫橄欖不知回味予眞海內之村人也因論習琴而謬談至此誠爲饒舌

入問主人善琴始可令姬妾學琴然則教歌舞者亦必主人善歌善舞而後教乎鬚眉丈夫之工此者有幾人乎曰不然歌舞難精而易曉聞其聲音之婉轉睹見體態之輕盈不必知音始能領略座中席上主客皆然所謂雅俗共賞者是也琴音易響而難明非身習者不知惟善彈者能聽伯牙不遇子期相如不

笠翁此云足補嵇康琴賦之所不足且爲琴操之所未言

得文君盡日揮絃總成虛鼓吾觀今世之爲琴善彈者多能聽者少延明師教美妾者儘多果能以此行樂不媿文君相如之名者絕少務實不務名此予立言之意也若使主人善操則當舍諸技而專務絲桐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膠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聯絡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花前月下美景良辰值水閣之生涼遇繡窗之無事或夫唱而妻和或女操而男聽或兩聲齊發韻不參差無論身當其境者儼若神仙即畫成一幅合操圖

亦足令觀者消魂而知音男婦之生妒也

絲音自蕉桐而外女子宜學者又有琵琶弦索提琴之三種琵琶極妙惜今時不尚善彈者少然弦索之音實足以代之弦索之形較琵琶為瘦小與女郎之纖體最宜近日教習家其于聲音之道能不大謬于宮商者首推弦索時曲次之戲曲又次之予向有場內無文場上無曲之說非過論也止為初學之時便以取舍得失為心慮其調高和寡止求為下里巴人不願作陽春白雪故造到五七分即止耳提琴較之

絃索形愈小而聲愈清度清曲者必不可少提琴之音即絕少美人之音也春容柔媚婉轉斷續無一不肖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簫一擫提琴暗譜悠颺之曲使隔花間柳者聽之儼然一絕代佳人不覺動憐香惜玉之思也

絲音之最易學者莫過于提琴事半功倍悅耳娛神吾不能不德創始之人令若輩尸而祝之也

竹音之宜于閨閣者惟洞簫一種笛可暫而不可常至笙管二物則與諸樂並陳不得已而偶然一弄非

繡窗所應有也。蓋婦人奏技，與男子不同。男子所重在聲，婦人所重在容。吹笙搦管之時，聲則可聽，而容不耐看，以其氣塞而腮脹也，花容月貌為之改觀，是以不應使習。婦人吹簫，非止容顏不改，且能愈增嬌媚。何也？按風作調，玉笋為之愈尖；簇口為聲，朱唇因而越小。畫美人者，常作吹簫圖，以其易于見好也。或簫或笛，如使二女並吹，其為聲也倍清，其為態也更顯。焚香啜茗而領略之，皆能使身不在人間世也。吹簫品笛之人，臂上不可無釧。釧又勿使太寬，寬則

藏于袖中不得見矣

歌舞　演習部中已載者一語不贅彼係泛論優伶此則單言女樂然教習聲樂者不論男女二冊皆當細閱

昔人教女子以歌舞非教歌舞習聲容也欲其聲音婉轉則必使之學歌學歌既成則隨口發聲皆有燕語鶯啼之致不必歌而歌在其中矣欲其體態輕盈則必使之學舞學舞既熟則週身舉步悉帶柳翻花笑之容不必舞而舞在其中矣古人立法常有事在

此而意在彼者如良弓之子先學為箕良冶之子先學為裘婦人之學歌舞即弓冶之學箕裘也後人不知盡以聲容二字屬之歌舞是歌外不復有聲而徵容必須試舞凡為女子者即有飛燕之輕盈夷光之嫵媚舍作樂無所見長然則一日之中其為清歌妙舞者有幾時哉若使聲容二字單為歌舞而設則其教習聲容猶在可疏可密之間若知歌舞二事原為聲容而設則其講究歌舞有不可苟且塞責者矣但觀歌舞不精則其貼近主人之身而為殢雨尤雲之

事者其無嬌音媚態可知也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此聲樂中三昧語謂其漸近自然也予又謂男音之爲肉造到極精處止可與絲竹比肩猶是肉中之絲肉中之竹也何以知之但觀人讚男音之美者非曰其細如絲則曰其清如竹是可概見至若婦人之音則純乎其爲肉矣語云詞出佳人口予曰不必佳人凡女子之善歌者無論妍媸美惡其聲音皆迥别男人貌不揚而聲揚者有之未有面目可觀而聲音不足聽者也但須教之有方導之

有術因材而施無拂其天然之性而已矣歌舞二字不止謂登場演劇然登場演劇一事爲今世所極尚請先言其可好者

一曰取材取材維何優人所謂配脚色是已喉音清越而氣長者正生小生之料也喉音嬌婉而氣足者正旦貼旦之料也稍次則充老旦喉音清亮而稍帶質樸者外末之料也喉音悲壯而略近噍殺者大淨之料也至于丑與副淨則不論喉音止取性情之活潑口齒之便捷而已然此等脚色似易實難男優之

不易得者二旦女優之不易得者淨丑不善配腳色者每以下選充之殊不知婦人體態不難于莊重妖嬈而難于魁奇灑脫苟得其人即使面貌娉婷喉音清婉可居生旦之位者亦當屈抑而為之蓋女優之淨丑不比男優僅有花面之名而無抹粉塗煙之實雖涉詼諧謔浪猶之名士風流若使梅香之面貌勝于小姐奴僕之詞曲過于官人則觀者聽者倍加憐惜必不以其所處之位卑而遂卑其才與貌也

二曰正音正音維何察其所生之地禁為鄉土之言

使歸中原音韻之正音是已鄉音一轉而即合崑調者惟姑蘇一郡一郡之中又止取長吳二邑餘皆稍遜以其與他郡接壤即帶他郡之音故也即如梁溪境內之民去吳門不過數十里使之學歌有終身不能改變之字如呼酒鍾爲酒宗之類是也近地且然況愈遠而愈別者乎然不如遠者易改近者難改詞語判然聲音迥別者易改詞語聲音大同小異者難改譬如楚人往粵越人來吳兩地鄉音判如霄壤或此呼而彼不應或彼說而此不言勢必大費精神改

啓易舌求爲同聲相應而後已止因自任爲難故轉覺其易也至入附近之地彼所言者我亦能言不過出口收音之稍別改與不改無甚關係往往因仍苟且以度一生止因自視爲易故轉覺其難也正音之道無論異同遠近總當視易爲難選女樂者必自吳門是已然尤物之生未嘗擇地燕姬趙女越婦秦娥見于載籍者不一而足惟楚有材惟晉用之此言晉人善用非曰惟楚爲能生材也予遊徧域中覺四方聲音凡在二八上下之年者無不可改惟八閩江右

二省新安武林二郡較他處爲稍難乎正音有法當擇其一韻之中字字皆別而所别之韻文字字相同者取其喫緊一二字出全副精神以正之正得一二字轉則破竹之勢已成凡屬此一韻中相同之字皆不正而自轉矣請言一二以槪之九州以內擇其鄉音最勁舌本最強者而言則莫過于秦晉二地不知秦晉之音皆有一定不移之成格秦音無東鐘晉音無眞文秦音呼東鐘爲眞文晉音呼眞文爲東鐘此予身入其地習處其人細細體認而得之者秦人呼

中庸之中爲肫通達之通爲吞東南西北之東爲敦青紅紫綠之紅爲魂凡屬東鍾一韻者字字皆然無一合于本韻無一不涉眞文豈非秦音無東鍾秦音呼東鍾爲眞文之實據乎我能取此韻中一二字朝訓夕詰導之改易一字能變則字字皆變矣晉音較秦音稍雜不能處處相同然凡屬眞文一韻之字其音皆彷彿東鍾如呼子孫之孫爲松昆腔之昆爲空之類是也即有不盡然者亦在依稀彷彿之間正之亦如前法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使無東鍾而有東

鍾無他文而有他文兩韻之音各歸其本位矣秦晉且然況其他乎大約北音多平而少入多陰而少陽吳音之便于學歌者止以陰陽平仄不甚謬耳然學歌之家儘有度曲一生不知陰陽平仄為何物者是與蠹魚日在書中未嘗識字者等也予謂教人學歌當從此始平仄陰陽既諳使之學曲可省大半工夫

正音改字之論不止為學歌而設凡有生于一方而不屑為一方之士者皆當用此法以掉其舌至于身任青雲有幸吏臨民之責者更宜洗滌方音講求韻

學務使開口出言人人可曉常有官說話而吏不知民辯冤而官不解以致誤施鞭扑倒用勸懲者聲音之能悞人豈淺鮮哉

正音改字切忌務多聰明者每日不過十餘字資質鈍者漸減每正一字必令于尋常說話之中盡皆變易不定在讀曲念白時若止在曲中正字他處聽其自然則但于眼下依從非久復成故物蓋借詞曲以變聲音非假聲音以善詞曲也

三曰習態態自天生非關學力前論聲容已備悉其

事矣而此復言習態所何自相矛盾乎曰不然彼說閨中此言場上閨中之態全出自然場上之態不得不由勉强雖由勉强知文類乎自然此演習之功之不可少也生有生態旦有旦態外末有外末之態淨丑有淨丑之態此理人人皆曉又與男優相同可置弗論但論女優之態而已男優粧旦勢必加以扭捏不扭捏不足以肖婦人女優粧旦妙在自然切忌造作一經造作又類男優矣人謂婦人扮婦人焉有造作之理此語屬贅不知婦人登場定有一種矜持之

態自覘爲矜持人視則爲造作矣須令于演劇之際只作家內想勿作塲上觀始能免于矜持造作之病

此言旦脚之態也然女態之難不難于旦而難于生不難于生而難于外末淨丑又不難于外末淨丑之坐卧歡娛而難于外末淨丑之行走哭泣總因脚小而不能跨大步面嬌而不肯粧瘁容故也然粧龍像龍粧虎像虎粧此一物而使人笑其不似是求榮得辱反不若設身處地酷肖神情使人賞美之爲愈矣至于美婦扮生較女粧更爲綽約潘安衛玠不能復

見其生時借此輩權[illegible]小像無論場上生姿曲中耀目即于花前月下偶[illegible]此形與之坐談對弈啜茗焚香雖歌舞場之餘文實溫柔鄉之異趣也

